

叶永烈 作序推荐



Zuichangxiaode

shijiemingzhu

yuedu xilie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雾都孤儿

著 ◎ [英] 狄更斯

美绘本

青少必读版



NLIC 2970704477

*Mu
duguer*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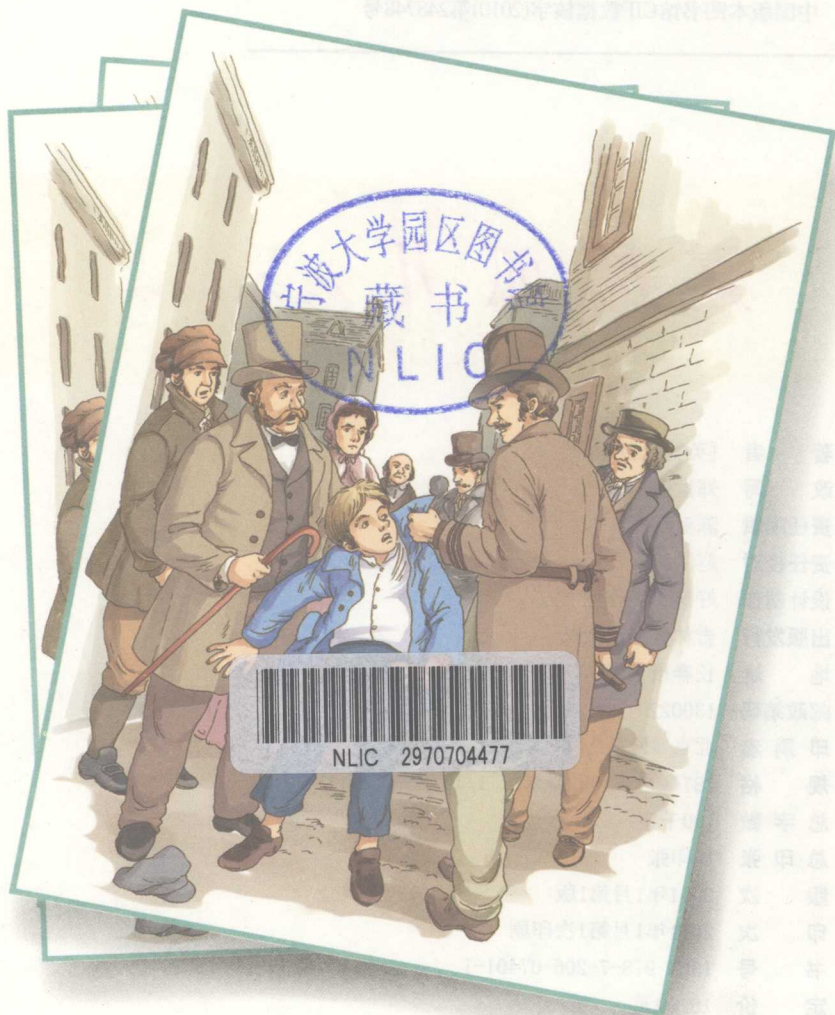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雾都孤儿

Wu du gu er

著◎[英]狄更斯

改写◎郑世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 (英)狄更斯(Dickens,C.)著;郑世明改写.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2
(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
ISBN 978-7-206-07401-1

I. ①雾… II. ①狄…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8748号

雾都孤儿 *Wu du gu er*

著 者 [英]狄更斯
改 写 郑世明
责任编辑 陈亚南
责任校对 赵洪涛
设计制作 好孩子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者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总 字 数 100千字
总 印 张 10印张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6-07401-1
定 价 15.60元

序

走进图书馆，仿佛你已置身于书的海洋。书海茫茫，无边无涯。据统计，全世界一万多个图书馆的藏书多达十三亿册。



书是知识的结晶，书是思想的宝库，可是谁都无法读遍所有的图书。对于青少年来说，面对众多的图书，最好的读书方法是细读其中的精华——名著。

时间如同大浪淘沙，冲走平庸，留下精华。名著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不论放在哪一个年代，放在哪一个国度，都是熠熠生辉的金子，经久不衰。名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传家宝。

我小时候是一个读书迷。我当时读过的许多名著，使我获益匪浅：不论是《鲁滨逊漂流记》所描述的荒岛上的艰难生活，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的顽强毅力，都增添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读了《海底两万里》和《八十天环游地球》，给我插上科学幻想的翅膀，漫游未来世界：我被《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扑朔迷离的案情深深吸引之余，又从中懂得了一定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可以说，名著使我受益无穷。

我惊讶地发现，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其中大部分名著都是我小时候读过的。不过，这套书比我小时候读过的名著原著更加适合小读者：一是对名著进行适当的删繁就简和加工，变得更加简明：二是配上诸多精美的插图，做到图文并茂，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

这套“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一定会受到小读者的欢迎，帮助小读者从小就从世界名著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

陈思宇

2010年11月27日于上海“沉思斋”

导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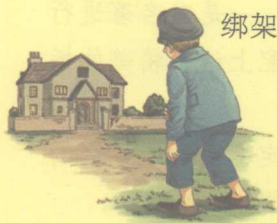
故事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个男婴刚在贫民区里呱呱坠地，苦命的母亲便撒手人寰，这个男婴就是奥立弗·退斯特。奥利弗从小受尽苦难。9岁时，他进入济贫院的童工作坊，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奥立弗正直、善良，他既不会耍滑偷懒，也不会阿谀奉承，所以经常受到管事的打骂，直至被无情地赶走。

后来，他又到殡仪馆老板索尔比利那里做学徒，并很快得到了老板夫妇的器重，却也遭到了年长学徒诺尔的嫉妒。后来，奥立弗被老板误解，遭到毒打，并一气之下出走到雾都伦敦。

不想，天真无邪的奥立弗却在那里误入贼窟。他和其他一些孩子被当做犯罪工具，而费金正是他们的“教父”。奥立弗跟随窃贼伙伴“机灵鬼”和贝茨上街时，被警察逮捕。幸亏书店老板证明奥立弗是无辜的，而被偷的富翁布朗罗也心生爱怜，于是将奥立弗接到了家中。在那里，奥立弗得到了布朗罗及其女管家贝德温太太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也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费金和同伙赛克斯并未善罢甘休，趁奥立弗外出买书之际将其绑架，并重新胁迫他成为窃贼。

在一次行窃时，奥立弗准备爬进窗户向主人报告，却被管家发现后开枪打伤。奥立弗无意中又回到了那家宅院，昏倒在门口。梅莱夫人及其养女露斯小姐收留了他，而这位露斯小姐正是奥立弗的姨妈。在那里，他被温馨和善良包围着，感受着人间浓浓的真情。



费金团伙却依旧不放过奥立弗。奥立弗的同父异母兄长孟可斯找到费金，并买通他，要使奥立弗变成一名罪犯，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奥立弗名下的全部遗产。恰巧南希听见孟可斯说他和邦布尔夫妇毁灭了证明奥立弗身份唯一的证据，她对奥立弗的遭遇特别同情，于是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露斯小姐。

露斯小姐和布朗罗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他们和南希会面后，布朗罗这才知道孟可斯原来就是他已故好友的不孝儿子，于是决定亲自去找孟可斯。费金的密探听见了他们的谈话，结果赛克斯凶残地杀害了南希。后来，费金被警察逮捕，赛克斯也在逃跑中失足被绳子勒死，孟可斯在布朗罗的压力下供出了他所策划的一切，整个事情也真相大白。

奥立弗结束了苦难的童年，并被布朗罗收做养子。奥立弗怜悯孟可斯，把自己继承的遗产分了一半给他。不料本性难改的孟可斯把家产挥霍殆尽，直至锒铛入狱，最后死在狱中。和他一起作恶的邦布尔夫妇被革去一切职务，在他们曾经作威作福的济贫院度过余生。至此，那些恶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本书中的奥立弗、南希、露斯小姐代表着善良和真情，他们心中始终保持着一片纯洁的天地，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正是这些才使得他们能够最终战胜那些邪恶的力量，向世人展示了正义和真情的价值。奥立弗的成长过程充满艰辛，然而最终他凭借坚毅的品性战胜了邪恶和黑暗，找到了自己正确的人生前进方向。这部孤儿成长的血泪史不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而且引发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



目录



第一章

奥立弗·退斯特的出生..... 1

第二章

济贫院..... 3

第三章

奥立弗踏进社会..... 12

第四章

冲突..... 17

第五章

奥立弗去伦敦..... 25

第六章

贼窝..... 30





第七章

老绅士布朗罗..... 38

第八章

奥立弗在布朗罗先生家..... 51

第九章

再陷贼窝..... 56

第十章

奥立弗的“新”生活..... 62

第十一章

打劫..... 67

第十二章

奥立弗在梅莱太太家..... 82





目录



第十三章

88 初露端倪..... 100

第十四章

12 南希的死..... 111

第十五章

88 孟可司与布朗罗先生..... 121

第十六章

88 追与逃..... 127

第十七章

78 解开的疑团..... 132

第十八章

88 费金的结局..... 141





第一章 奥立弗·退斯特的出生

在某一个小城，由于诸多原因，它的名字还是不提为好，甚至连假名也不用给它取。此地和无数大大小小的城镇一样，在公共建筑物之中也有一个济贫院。

教区的一名外科医生把这个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和不安。因此，这个婴儿能不能活下来确实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对于小奥立弗来说，出生在济贫院真是一种幸运。

奥立弗出生后呼吸非常困难，他躺在一块小毛毯上喘个不停，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渐渐地，奥立弗呼吸平稳了，并发出一阵啼哭。幸运之神最终选择了让他生，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教区又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人们还在为奥立弗忙碌着，忽然发现床架上挂着的床单飒飒地抖动了几下，随后传来了年轻女子微弱的声音：“我想在临死之前看看我的孩子。”

医生走到床头，看到这位女子苍白无力的面孔，然后他充满善意地说：“哦，可怜的姑娘，你应该努力活下去。”

“她可是死不得！”护士忙说，“上帝会保佑你的，将来你也许还会生很多孩子，那就安心放在这济贫院里好了，我们会给你养大。”

老太婆的安慰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姑娘摇摇头，双手无力地伸向她的婴儿。

一旁的医生赶忙将孩



子放进她的怀里，她用她冰凉、苍白的双唇在孩子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目光散乱地环视着周围，全身开始剧烈地颤抖。最后，她身体向后一仰，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们的努力还是没有效果，辛格密太太。”医生说道。

“是的。”护士说着，“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辛格密太太，如果孩子哭，你尽管叫人来找我。”医生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说道，“要是这个小家伙还折腾，就喂她点儿麦片粥。”没等走出门，他又在床边停下来，“这姑娘哪儿来的？看起来还真的很漂亮。”

老婆子回答：“是别人送来的。有人发现她倒在街上，看看她的鞋底都磨烂了，就知道她大概走了不少路。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到底从哪儿来。”

医生外出吃晚饭去了，护士依旧在忙活着这个小家伙，她在炉前替婴儿穿衣服。

此时的小奥立弗被脱去了身上的毯子，裹到一件白布旧罩衫里边，然后被打上印章，贴上标签，从此他的身份就确定了，他就是一位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

儿，一个饥寒交迫的卑贱的苦工，也注定了要在世间饱经虐待和唾弃。

可怜的小奥立弗用力哭着，十分可怜。如果他知道自己刚刚出生妈妈便死了，而他的命运从此已经掌握在济贫院那里，他恐怕会哭得更响亮。





第二章 济贫院

奥立弗是用奶瓶喂大的，他生下来之后就经历了一系列的欺诈行为，这对小小的他来说肯定是措手不及，无法分辨。

一开始，教区还郑重其事地询问济贫院是否可以专门提供一个女人来喂养刚出生的小奥立弗，得到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于是，教区当局只能决定将奥立弗送去“寄养”。于是小奥立弗被送到了三英里以外的一处分院，那里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还有一个老太婆负责管教他们。这些小犯人的生活仅仅能够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已，并没有什么富余能够施舍给他们。老太婆只用很少的钱来喂养这些成长中的教区孤儿，而把大部分的生活费归到了自己名下。

大家都知道一位哲学家的故事，他发明了一套伟大的理论：让马不吃草也能活下去。他最初每天只让马吃一根干草，准备当它习惯后，再把它训练成一匹完全不吃草却依然精神的骏马，可惜这匹马在没有来得及享用空气美餐之前，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负责照看奥立弗·退斯特的这位女士也信奉这种哲学。那些天真无知的小犯人吃的是数量极少、营养极差的食物，因此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些小家伙要么在饥寒交迫中病死，或因照看不周掉进火里被烧死，或偶尔被闷死。或许等到他们被召到另一个世界，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亲人团聚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是幸福。

理事会定期视察的前一天，孩子们被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令人赏心悦目，因为早有消息传到了济贫院。

眨眼之间，奥立弗·退斯特在这里已经九年了，但是从他的容貌和身材上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个九岁的男孩子。他瘦弱的身躯、枯槁的面庞叫人看了心酸，只是奥立弗刚毅、倔强的精神或许能成为唯一的安慰。

九岁生日那天，他是在煤窖里度过的。客人是经过挑选的，只有另外两位小绅士，他们胆子太大了，居然敢喊饿，结果一顿痛打后又被关了起来。这时候，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突然来到这里，正在试图打开那道小门，把麦恩太太吓得不轻。

“天啊！是你吗？邦布尔先生！”麦恩太太说着，把头探出窗外，一脸喜出望外的样子，她必须克制自己的神情。

“苏珊，赶快把奥立弗和那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去洗洗。”麦恩太太一边吩咐着，一边说：“邦布尔先生，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

邦布尔人长得胖，加上性急，狠命摇了一下那扇小门，还是无法打开，于是又给了它一脚。

看到三个孩子已经成功转移走了，麦恩太太连忙奔出来，“天啊，瞧我这记性，整天就顾得忙活这些小乖乖，都忘了门是从里边门上的。邦布尔先生，请进。”

“好了，麦恩太太，领我进屋吧，我有话要说。”

随后，他们来到一间小客厅。“现在谈正事。”干事边说边掏出一个皮夹子，“奥立弗·退斯特今天已经九岁了，可是他却连洗礼还没有做。”

麦恩太太急忙说道：“老天保佑他。”然后假装悲伤、同情的样子。

邦布尔说：“我们的悬赏都增加到了二十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无法弄清楚他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母亲的相关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麦恩太太沉思了半天，说道：“那——他的名字？”

干事正了正脸色，扬扬得意地说：“我给取的。”

“你？邦布尔先生？”

“对。我们按照字母的顺序给这些宝贝取名字，上一个S——斯瓦布尔，这一次轮到T了——我就叫他退斯特。后边来的也都给起好了名字，等到了Z的时候再从头开始。怎么样？看起来简单吧？”

“您可真算得上是位大文豪呢，先生。”

干事听到这样的夸奖后马上面露喜色，“或许算得上一个吧。”他立即起身，把旁边的酒一饮而尽，“奥立弗待在这里显得大了一些，因此还是把他迁回济贫院吧。你叫他这就来见我。”

“我保证他马上就来。”麦恩太太说着。这时候，奥立弗被领进房间，他脸上、手上包着的一层污泥已经被擦掉，满脸羞怯的样子，呆呆地站在那里。

“给这位先生鞠个躬，奥立弗。”麦恩太太说。

奥立弗立即鞠了一躬，他甚至还没有搞准方位就弯下腰去，结果这次鞠躬一半是对着教区干事，一半是对着旁边桌子上的帽子。

“孩子，跟我一块儿走，你愿意吗？”邦布尔先生的声音很威严。

奥立弗眼睛一抬，正好看见麦恩太太气势汹汹地冲着自己挥动拳头，他没有敢说早就盼望这一天呢。实际上，拳头已经不知道在他身上加盖过多少次印记了。

“她也跟我一起去吗？”可怜的奥立弗问。

“不。”

在外人看来，这一定是个幸福的消息。

但是，对奥立弗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现在的他已经能够特意装出非常舍不



得离开的表情。他哭得很自然，其实只要想哭，他只需要回忆一下挨饿以及新近遭受的虐待就足够了。麦恩太太拥抱了奥立弗，还给了他一块奶油面包。奥立弗手里拿着面包，戴上一顶教区配备的帽子，便由邦布尔先生领了出来。

外面一片光明。奥立弗不能忘记他在这里度过一团漆黑的幼年时代，他甚至从来没有被一句温和的话语或是一道亲切的目光照亮过。

在济贫院里刚吃掉了另外一片面包，奥立弗就看到了邦布尔先生回来了。他告诉奥立弗，今天晚上理事会开会，理事们要他马上去见一面。

十来位胖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前边。上手儿一把圈椅比别的椅子高出许多，椅子上坐着一位特别胖的绅士，一张脸滚圆通红。

“给各位理事鞠一躬。”邦布尔说道。奥立弗抹掉在眼睛里打转的两三滴泪水，朝桌子鞠了一躬。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高椅子上的绅士问道。

奥立弗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有这么多的绅士在他面前，他不禁大吃一惊，干事赶紧在背后捅了他一下，打得他号啕大哭起来。

“你听着，我想，你知道自己是孤儿吧？”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

“先生，你说什么？”
可怜的奥立弗问道。

“这孩子可能一直就这么傻。”穿白背心的绅士说。

最先发话的那位绅士接着说道：

“教区把你抚养大，



你知道不知道？你没有父亲和母亲。”

“知道，先生。”奥立弗回答时哭得很伤心。

“你哭什么？”一位穿白背心的绅士问道。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祷告。”另一位绅士厉声说，“为那些养育你、关照你的人祈祷，要虔诚，记住！”

“是的，先生。”孩子结结巴巴地说。要是奥立弗能那样做，肯定早就很像一个基督徒了。可他从来不曾祷告，因为根本没有人教他。

“行了。你是来学一门有用的手艺的，说别的都没有什么用处。”高椅子上那位红脸绅士说。

“那你明天早晨六点钟就开始拆旧麻绳。”白背心绅士绷着脸补充了一句。

为了答谢他们通过拆旧麻绳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工序，把授业和传艺这两大善举融为一体，奥立弗在邦布尔的指教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被匆匆忙忙带进一间大收容室。在那里，在一张高低不平的硬床上，他抽抽搭搭地睡着了。

可怜的奥立弗！就在他陷入沉睡，对身边的一切都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在这一天，理事会作出了一个与他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决定。

该理事会诸君各个都是哲人，当他们关心起济贫院来的时候，立刻发现穷人们其实都很盼望来到济贫院。对于比较卑贱的阶级，济贫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娱乐场所，一家免费旅店，三顿便饭带茶点不用愁，就是一个乐园。

一个理事先生发话了，“要想纠正这种情况，得靠我们这班人了，我们要立即加以制止。”

于是，他们与自来水厂订下了无限制供水的合同。和粮商谈定，按期向济贫院供应少量燕麦片，配给的情况是每天三顿稀粥，一礼拜两次发放一头洋葱，逢礼拜天增发半个面包卷。他们还制定了无数涉及妇女的规章制度，条条都很英明，又不失厚道。

救济和济贫院、麦片粥挂上了钩，人们一定会望而却步。这种制度在奥立

弗·退斯特迁回济贫院的头六个月一直在执行。

渐渐地，济贫院的人数和社会上的贫民一样大为减少，理事会别提有多高兴。

孩子们在一间宽敞的大厅里吃饭，一口钢锅放在大厅一侧，开饭的时候，大师傅在锅边舀粥，他为此还特意系上了围裙，并总是有一两个女人替他打杂。每个孩子分得一汤碗粥，绝不多给——遇上普天同庆的好日子，增发二又四分之一盎司面包。粥碗从来用不着洗，孩子们非用汤匙把碗刮得铮亮了才住手，他们恨不得把垫锅的砖也给吞下去。

有时候，吃饭时他们会死死地吸着手指头，绝不放过可能掉落下来的汁水粥粒。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大都有一副好胃口。

奥立弗·退斯特和同伴儿只能忍受慢性饥饿的煎熬。到后来实在饿得顶不住了，都快发疯了。有一名男童，个子长得比年龄大，他阴沉着脸向同伴儿暗示，除非每天额外多给他一碗粥，否则，难保哪天晚上，他会把睡在他身边的那个孩子吃掉。大家开了一个会，经过抽签，决定奥立弗·退斯特在当天傍晚吃过饭以后要到大师傅那里去再要一些粥。

转眼到了晚饭时间，孩子们坐到了各自的位子上。粥——分发到了，冗长的祷告念完之后便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进餐。碗里的粥一扫而光，孩子们交头接耳，直向奥立弗使眼色。奥立弗从桌边站起来，手里拿着汤匙和粥盆，朝大师傅走去，开口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大胆：“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儿。”

大师傅愕然地紧盯着这个造反的小家伙。帮厨的女人由于吃惊，孩子们则是由于害怕，一个个都动弹不得。

“什么？”大师傅好不容易才挤出来一句。

“对不起，我还要。”奥立弗答道。

大师傅操起勺子，照准奥立弗头上就是一下，又伸开双臂把他紧紧夹住，尖声高呼着：“快把干事叫来。”

邦布尔先生一头冲进房间，情绪十分激昂，正在密商要事的理事们险些